

长篇历史小说

戒马关山

上

寒波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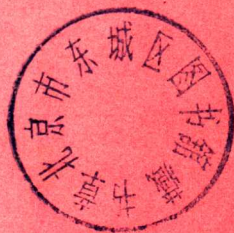
90193513

戎马关山

寒波著

长篇历史小说

长河落日系列



RBF86 / 05

上

主要人物表

高适 字达夫，诗人，曾为哥舒翰幕僚，后封侯。

南英娘 高适之妻，南霁云之妹，武艺高强，功封忠义夫人。

杜甫 字子美，诗人，曾任左拾遗。

王维 字摩诘，诗人，蓝田别墅主人，位至尚书右丞。

李白 字太白，诗人。

岑参 诗人，与高适齐名，官至嘉州刺史。

王昌龄 字少伯，诗人。

李华 字遐叔，曾任右补阙。以《吊古战场文》闻名。

崔兴宗 王维妻弟，也能诗，官为右补阙。

钱起 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

唐玄宗李隆基 即唐明皇。

杨贵妃 名玉环，皇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妃，被玄宗纳为妾。

肃宗李亨 玄宗第三子，立为皇太子，安史之乱初期，自行在灵武即位为帝。

张良娣 名如蕙，太子宠姬，后晋封淑妃与皇后。

广平王李俣 后改名豫。李亨长子，嗣位为帝，即代宗。

雍王李适 代宗太子，即是日后的德宗皇帝。

高仙芝 玄宗朝大将，曾任安西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奉旨东征。

哥舒翰 出身突厥别族突骑施的哥舒部落，封西平郡王，奉旨守

2 戎马关山人物表

潼关以拒叛军。

南霁云 南英娘胞兄，坚守睢阳英雄。

郭子仪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副元帅，功封汾阳王。

李光弼 平定安史之乱的另一主帅，功封临淮王。

僕固怀恩 铁勒族番将，自称“铁勒僕固”，是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帅，功封大宁郡王。

陈玄礼 玄宗朝禁军大将，马嵬兵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安禄山 胡人，玄宗朝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天宝十四年举兵反，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

安庆绪 禄山子，杀禄山而自立为帝。

史思明 突厥族人，禄山部将，禄山父子死后，自立为“大燕皇帝”，继续反叛作乱，史称“安史之乱”。

史朝义 思明子，思明死后，继续称帝作乱。

杨国忠 玄宗朝右相，贵妃杨玉环族兄。

韦见素 玄宗朝左相。

王缙 字夏卿，王维胞弟，助李光弼守太原有功，为皇帝所赏识，代宗朝官至宰相。

颜真卿 河北十七郡抗逆盟主，书法家，三堂会审杜甫的主审官之一，后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

严武 字季鹰，杜甫世交，官至剑南节度使，封郑国公。

李泌 肃宗朝以山人自居、顾问朝政、权在宰相之上而好神仙道术的特殊人物。

高力士 玄宗朝官中内侍大总管，官至知内侍省事，骠骑大将军，封齐国公。

李辅国 东宫内侍总管，为太子李亨与张良娣所重用，太子即位，势大滔天。唐朝内侍专权自辅国始。

鱼朝恩 亦是宦官头目，代宗朝继李辅国、程元振掌握朝廷大权。

目 录

第一章	辉煌盛世，哥舒翰千里朝至尊	1
第二章	侠义江湖，南英娘风尘识高适	7
第三章	冠盖满京华，杜甫卖药长安街	14
第四章	蓝田忆往事，梅妃受难洛阳宫	23
第五章	炷香袅袅，王维哀念少年情	31
第六章	冷宫凄凄，梅妃悲吟《楼东赋》	40
第七章	赏辋川之美景兮，群英雅聚	45
第八章	借如来之灵光兮，杜甫献赋	56
第九章	皇太子多灾多难，张良娣专制东宫	68
第十章	安禄山反状毕露，老皇帝优游骊山	78
第十一章	范阳鼙鼓动天地，安禄山举兵南下	85
第十二章	长安士民临厄运，高仙芝奉旨东征	91
第十三章	洛阳失守，南英娘兄妹悬隔	103
第十四章	潼关吃紧，病哥舒奉旨挂帅	112
第十五章	高适出征，彗星示警	119
第十六章	哥舒发兵，皇帝劳军	127
第十七章	华阴县，高达夫约会李白	138

第十八章	洛阳城，紫衫客义救梅妃	149
第十九章	守潼关，危机临头	166
第二十章	战函谷，长河落日	182
第二十一章	大明宫中，高适面君报警	193
第二十二章	辋川别业，苦劝王维离京	201
第二十三章	国破家散，高适与英娘依依嘱别	209
第二十四章	夜色压城，太子和良娣随驾出奔	215
第二十五章	天子流亡，高达夫追赶御驾	224
第二十六章	马嵬惊变，张良娣巧施计谋	235
第二十七章	拆散皇帝父子，张良娣再用心机	251
第二十八章	忽梦淑芬夫人，王摩诘危难临门	260
第二十九章	太子登基灵武，张良娣一手遮天	274
第三十章	杜甫避难羌村，杨夫人中夜叹月	287
第三十一章	奇中奇，杜甫两番被俘	296
第三十二章	恨中恨，老皇刻意报复	305
第三十三章	同囚长安，众诗人命运难卜	317
第三十四章	押解洛阳，王摩诘忍辱僧寺	330
第三十五章	老皇禅位，相臣赍册北上	344
第三十六章	新主赏识，高适挂帅南征	358
第三十七章	永王东巡，三请李白入幕	370
第三十八章	兵下金陵，再邀太白赋诗	384
第三十九章	高适率师东下，永王丧胆	395
第四十章	英娘平定江东，李白遭殃	406
第四十一章	绝处逢生，杜甫逃脱虎口见驾	415
第四十二章	柳暗花明，徐生喜获梅妃消息	433

第四十三章	救星忽临，梅妃逃出洛阳城	444
第四十四章	岑参西来，杜甫上书救房琯	456
第四十五章	三堂会审，杜甫又逢灾难	467

第一章 辉煌盛世，哥舒翰千里朝至尊

凛凛寒风，挟着西域咸海上空飘散着的咸味，挟着丝绸之路
上商胡驼队悠扬的叮当铃声，自西而东，横扫大唐西境一万二千
里，凌北庭，度阳关，越河西，拂陇右，直叩长安西城安远门。
当它萧萧而下凉州进入兰州的时候，一支显显赫赫的马队，夹着
十头驮着珍宝财货的白骆驼，从湟水上游陇右节度使驻地鄯州
（今青海乐都）东来，百十名使府牙兵前导后拥，一位年已花甲、
高鼻突颧浓须马面的紫袍大臣，揽辔纵马向长安驰去。此人便
是在与吐蕃作战中屡立战功的御史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
西平郡王、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后面跟着一位身高脸长、须
髯飘拂的青袍官员，乃是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使府监察御史
衔掌书记高适，字达夫，今年五十四岁，稳健老成，极受哥舒的
倚重。

这是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二月中的一天，正是唐朝声威远播
的时代，四夷宾服，府库充盈，户口蕃衍，五千二百多万大唐臣
民生活在广袤的国土上，从兰州到长安，千里陇右，八百里秦川，
炊烟相望，桑麻蔽野。可惜天子李隆基——便是后世所称的“唐
明皇”，老来昏聩，沉湎女色，不问国事，朝政委于宰相李林甫。
林甫死后，又让无赖出身的国舅杨国忠做了宰相。北方沿边三镇
范阳、平卢、河东（即今河北、辽宁西南部及山西北部）素为劲

兵强将所在，则以蕃将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禄山虎视眈眈，窥伺朝廷，隐患潜伏，上下昏昏，有几人能识得，一场几乎倾覆唐皇朝的大动乱，便在眉睫之间。

陇右大道上桦柳成荫，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皆今新疆境内）与波斯、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商队络绎不绝于途，峰峰骆驼踩着肥厚的脚掌，载着各种商货往来于东西方之间。驼铃声声，余韵绕空，为行旅消去几分寂寞，添上若干遐想。当两队商旅相遇时，领队的商胡便从驼背上跳了下来，止住骆驼，与对方见礼交谈，大唐京师有些什么新鲜消息？绫罗布帛可有新式花样？波斯地毯销路可好？大食又在和谁开仗了没有？那些商胡进了长安城白吃白住，赚得饱饱的，胡子上抹得油油的，无不高高兴兴地来，喜气洋洋地走。在他们眼中，大唐帝国是个极乐世界，繁荣富庶，有琳琅满目的商货，有赚不完的金帛财富，今年如此，年年如此。

哥舒翰一行越过一群群驼队，过了渭州，正向天水进发，突然，前方大道上一骑快马如飞而来，高适眼尖，说道：“王爷，我们京师进奏院的小校禀事来了，且停下马来吧。”

哥舒翰有些吃惊，威严地耸了耸眉，扣住马道：“都快到京师了，难道京中出事了？”

话音未落，来人滚鞍下马，躬身递上一份禀帖，说道：“禀王爷，御史大夫、范阳三镇节度、东平郡王安……”

“住嘴！”哥舒翰勃然怒道，“什么鸟王，也在吾的面前卖弄！”

哥舒翰不识几个字，高适接过禀帖看了一遍，从容道：“王爷，安禄山的反状毕竟露了骨了。”

“是吗？”哥舒翰鼻中哼了一声，“安胡这小子，圣人太宠他了，吾早知道迟早必反。”

“国舅五郎府中透露的消息说，安禄山近日上表，要求以蕃将

三十二人代替汉将统兵……”

“啧啧！安胡必是反定了！”哥舒翰叫道。

安禄山的父亲是胡人，母为突厥，俗称杂胡。哥舒翰则出身突厥别族突骑施的哥舒部落，突厥在唐朝立国之初极为强盛，现在虽然衰亡，依然是个大族，所以哥舒翰瞧不起安禄山，称之为“安胡”，两人仇见极深。天宝九载，圣人曾经命心腹宦官，知内侍省事，骠骑大将军高力士为他们设宴和解，仍然谈崩了，哥舒翰还受了安禄山的羞辱，至今怀恨在心。

“还有哩。”高适又道，“荣义郡主不久将下嫁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官家已经下旨召禄山进京观礼，大概是听从了大臣的献策，想把安禄山留在京师，以杜后患吧。”

“安胡这厮！他又进京？吾可不愿再见到他了！”哥舒翰恨恨地，忽然掉转马头，大喝道，“咄！回鄯州去，京师不去了！”

“且慢！”高适慌忙拦住马首劝道，“王爷奉旨入朝，怎可半途而回，如何向朝廷交代？”

哥舒翰愣了一会，无可奈何地发怒道：“纵然进京，吾终不与安胡厮见。”

高适道：“王爷且听我说，这安禄山狡猾得很，眼见就要反过黄河来，攻打东西两京，怎肯轻易来京师入圈套？朝廷这条计策，两年前还管用，如今却一文不值，安禄山绝不会来，王爷尽管放心就是了。”

哥舒翰带兵打仗极是勇猛，也有智谋，平时识见却不如高适，于是点了点头，一扬鞭，乌皮靴敲打着马肚，掉回马头，继续向东疾驰。走不多远，忽闻马蹄声疾骤奔腾，自后而来，哥舒翰勒马回顾，怒道：“谁个狗杂种，敢闯吾道！”

高适却喜道：“小民不敢乱闯，必是安西、北庭使者进京路过此间，谅必有要紧事，唤他来问了便知。”

来者果是御史大夫衔、安西节度使兼北庭都护封常清的使者，哥舒瞪眼骂道：“狗杂种，瞎了眼了？敢闯吾道，拿去砍了！”

使者慌忙下马叩头道：“实是封大夫西征受降回军，奉命进京报捷，误犯大王虎驾，万望恕罪！”

“好个封大夫！”哥舒翰冷笑道，“他也打了胜仗了！”

高适知道哥舒翰行事鲁莽，安西使者是杀不得的，于是乘机转圜道：“使者起来吧，大夫宽恕你了。岑御史（监察御史，充安西节度判官岑参）好吗？”

“好，好！”使者感激地说道，“岑御史在北庭幕府，就在轮台（今乌鲁木齐）东边，身子挺好！”

“有信捎进京吗？”

“有，有，爷是……”

“我是岑爷的好友，渤海高适，现在陇右幕府。”

“敢情有高爷的信。”使者取下胸前褡裢，从一大叠信函中找出一封，正是岑参写给高适的，他得悉高适将随哥舒翰入京，所以封皮上托京中文部郎中王维留交，不想在半途遇上了。文部即是吏部，是天宝十一载三月改名的，同时更名的还有兵部改为武部，刑部改为宪部。

使者交付了信函，赶紧告罪上马疾驰而去。哥舒翰皱了皱眉，不容高适从容读信，挥鞭继续上路。时值早春，陇右地势又高，未晚天色已黑，当夜宿在叫作“土门军”只有百十户人家的一座土堡兵营中。两人都是洪量，哥舒豪饮，高适则习惯浅斟慢酌。哥舒翰为了安禄山的事，心中不快，住定下来与高适饮酒消遣。哥舒接上日间的话头，轻蔑地说道：“可笑那安胡是个草包，哪会打仗？他曾经带兵六万讨伐契丹，却被契丹打得丢冠失履，只剩下二十骑人马逃了回来。这个草包也想造反，岂不可笑！”

“安禄山初征契丹是四年前的事了。”高适举杯道，“几年来养

精蓄锐，今非昔比，王爷休得小觑。”

“那也没什么希罕。”哥舒不以为然地瞪了高适一眼，猛饮一杯，啪地放下酒杯，大声道：“安胡如今虽有二十万兵马，朝中若有良将，不难一举击垮，无奈现在没有这样的将材啊！”

“前任安西节度使高公（高仙芝）和现任的封大夫（封常清）不是很能打仗吗？”

“哼，高仙芝轻敌，深入境外七百余里进击大食，不是大败而回被罢官了吗，那封常清治军虽严，却不曾打过硬仗，难说难说！”

“天下精兵在朔方（今宁夏银川一带），听说朔方右厢兵马使郭子仪和左厢兵马使李光弼都是难得的将材。”

哥舒翰指着高适大笑道：“啧啧，阁下好健忘，岂不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后父的胞侄，小小兵马使又能管什么用？吾见过那个郭子仪，年岁和我相仿，已是花甲老人了，还能冲锋陷阵？若是果真打起仗来，能指望他什么？”

高适深知哥舒翰的脾气，粗犷豪爽，颇能尊重文人，只是胸襟狭窄，容不得胜过他的人。于是笑了一笑，并不辩驳，却忧虑地沉思着道：“王爷，依我之见，万一国家有变，可虑的不是没有良将，倒是纵有良将，也不能克敌制胜。”

“为什么？”

“今上不是在各地重兵所在，都派驻内臣（宦官）为监军使吗？就连我们陇右也有。千里之外，将帅的边报不能直达于御前，惟有监军使些微小事都可以上达于圣人，做将帅的不能不敷衍他们，免得掣肘。如果他们恪守臣职，如实奏事，助将帅成大事的是此辈；否则干预军务，阻挠指挥，信口雌黄，挟嫌诬奏，坏了大事的也是此辈。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今却是将在外，得受监军之命，纵有良将，也只能扼腕兴叹罢了。”

“唔唔唔。”哥舒翰连连点头。在陇右和监军使相处的日子，宦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是深有感触的，不禁也忧虑了起来，拍着桌子道，“打仗就是打仗，谁要他妈的监军，前朝就没有监军，偏是给吾们碰上了。”一仰脸，又灌下满满一杯酒，叹道，“达夫，吾老了，位至郡王，也够荣耀的了。他日若带兵平贼，一定舍身报国，但愿不要遇上倒霉坏事的监军使！事定之后，太太平平回到吾的出生地安西，在天山脚下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驰马射箭，度过余生，那该多好，多好……”

哥舒翰语言含糊了，放下酒杯，伏在桌上，转眼打起呼噜来。高适目示牙兵，说道：“大王醉了，扶他睡吧。”

两名牙兵才上来扶掖主帅，哥舒却又醒来，喃喃道：“烧……水，洗……澡，痛痛快快洗……个……澡……”

牙兵不敢违拗，在浴室四角燃起熊熊的四座火盆，烟气弥散，水雾蒸腾，哥舒翰闷得透不过气。匆匆浴罢，才穿上衣，忽然一阵眩晕，牯牛似庞大壮实的身躯如天塌一般倒了下来。高适在屋外听到一声惊呼，急忙推门入室，只见哥舒翰倒在地上，两眼紧闭，嘴角歪斜，一口涎水缓缓地流了出来，两名牙兵吃力地休想抬得起来。

“天哪，王爷中风了！”

高适立刻喊进两名牙兵，一同将主帅抬入卧室土炕上，随军医士用开窍回苏药麝香冰片，将他救醒过来。哥舒翰徐徐睁开了眼，环顾一下高适等人，便想翻身坐起，却已半边身子不能动弹，他急了。

“啧啧啧！”歪着嘴，说话含混不清，“吾……得罪了山神，快……快请巫师，给……给吾禳灾！”

高适猜出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心中却在暗暗感叹：“也许这位倔强的老人，从此再不能上战场了！”

第二章 侠义江湖，南英娘风尘识高适

高适虽是文人，颇有事务才干，任你一把乱丝，他也能理得有头有绪，一丝不紊。哥舒得病的次日，高适一边派牙兵去鄯州帅府接眷，一边差人去天水城中觅来一辆双马套车，护送主帅先去天水觅医治病。过了几日，哥舒面部歪斜略略好些，右身仍然不能动弹，说话也含糊不清。这时哥舒的侍妾带了仆妇丫环赶来侍奉，便即动身进京，住到东城崇仁里旧居，高适则回到紧靠朱雀门外大街的光福里家中。

夫人南氏英娘原是县令千金，只为生得美貌，本州刺史差人作媒，求为儿媳。南父知道刺史之子浮荡不成器，且又相貌丑陋，跛足，十分的不堪，未曾允婚，因此刺史怀恨在心。后来地方出了盗案，刺史命衙役唆使江洋大盗攀诬县令南某贪赃枉法，逼民为匪。正巧御史奉旨巡察过境，刺史好生款待，说是县令如此如此，不堪为民父母。那御史受了重礼，也不细察，回京后上奏官家，当时宰相李林甫掌政，不问青红皂白，将南县令贬官抄家，县令行到半途，被刺史差人害了，又着人到南家逼婚。英娘的哥哥南霁云自幼学会少林拳棒，黑夜入州衙杀了瘟官，带了母亲和妹子逃奔他乡，无奈有罪在身，亲友不敢收留，老夫人忧愤交迫，中途得病死了。兄妹俩落魄异乡，只得在江湖上要枪弄棒卖艺为生，英娘跟了哥哥也学会了不少防身武艺，刀枪剑戟件件使得，

从闺阁千金磨练成了江湖侠女，经受住江湖上多少苦难欺凌，性情也由柔弱而变得十分刚强。

开元二十七年春天，霁云兄妹俩来到河南宋州州城宋城县（今商丘市），投宿在招商客店。宋城地近开封和嵩山少林寺，是个大码头，南来北往行旅众多，识得拳术的行家也不少，两天卖艺下来，颇攒了不少钱。这天傍晚收了场子，霁云挑了一担兵器家伙，和妹子回到客店，只见掌柜和伙计不时在对面客房进进出出，神色紧张，又有别的旅客在那边门口探头探脑张望，窃窃议论。有的人说：“原来是高达夫病了，前些日子还有个族侄来看他，怎么竟病得这么沉重？”

有人说：“得赶快通知亲人，为他求医，不然客死在旅店，家里还不知道哩。”

“他是个光棍，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是孤身一个，通知谁去？”

英娘急忙招呼店伙计进来，说道：“既然店中旅客得了重病，掌柜的怎可见死不救，袖手不管？”

伙计分辩道：“客官有所不知，这位高爷虽是小店常客，却清寒得可以，常常拖欠房饭费，叫人烦心。这次来店住了一个多月，连吃带住，分文未付，说是自有本州刺史替他会账，偏是刺史去京师朝见圣人去了，至今未回。幸亏有个堂侄去浙江做幕，经过宋城来看他，留下一笔钱，才还清了店账。可是他手头有了几个钱，又使性散漫，像个大家公子哥儿，不问生张熟魏，都是酒友，呼吆喝六，酒账菜账，全由他做东，一掷千金，豪爽得很，不几日又把钱花得干干净净，这次再没有人给他还债了。小的也曾撺掇掌柜为他请医，掌柜的既怕店中死人，又怕垫了钱无处索讨，正拿不定主意哩。”

英娘决然道：“没心肝的掌柜，哪有比救人更要紧的事？哥哥，请医贖药的钱都由我们来付吧。”

霁云爽快地说道：“中，出门在外，本该急难相助！”

英娘又道：“小二哥，你跟掌柜说，快去请个好医生来，越快越好。”

医生请来了，诊断之后，说是病人风寒内郁，上焦阻塞，不得外泄，以致高烧不退，神志昏迷，服药发汗之后，自会退烧，再服两帖调理，即可痊愈。霁云拿钱出来酬谢了医生，又托伙计买药回来煎煮。英娘留在屋内照顾病人，见高适须发蓬乱，双目紧闭，面色蜡黄，可怜异乡游子，没有亲人照应，病到如此地步，心中着实不忍。看他身边行囊萧索，略有几册书籍，还有一本诗稿，英娘颇懂诗文，细细翻阅，不觉吃惊，原来所写五七言诗极其出色。开头有一首五古，题作《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英娘幼时，母亲教她读过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和《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知道王才子是著名前辈诗人，高君能和之涣结交，必非寻常之辈。她又将诗稿读了下去，一首首雄浑深沉的诗篇，使她大开眼界，在她读过本朝名家的诗中，很少见到这样苍凉古朴，慷慨悲壮的诗篇，不禁拣了两首喜爱的诗，一首五古，一首七言长歌边塞诗，轻轻吟哦起来。

淇上酬薛三据兼寄

郭少府微^{〔注〕}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
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

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
天长沧州路，日暮邯郸郭。
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
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

.....

燕歌行 并序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
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枯萎），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英娘读到这里，偷眼瞥向病床上昏睡着的高适，油然滋生了怜才之心，“这是个有才气的人，想不到落魄到这个地步！”她用温水绞了一把手巾，替高适擦了脸，顺手理了一下五绺长须，用手巾抹得乌黑发亮。高适动弹了一下，似乎睁了一下眼睛，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了。英娘叹了口气，替他掖好被子，不觉喃喃道：“好漂亮的胡子！”仔细端详了高适的相貌，忽地脱口而出道：“可

〔注〕薛据是高适诗友，行三。少府是县尉的美称，有别于县令的明府。淇上即河南卫县，居淇水之上，今为淇县。